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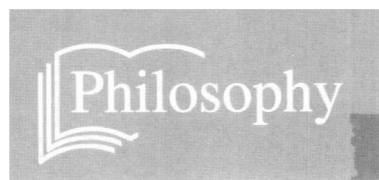
Philosophy

#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东方与西方

MARXIST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EAST AND WEST

何 萍◎著

 人 民 出 版 社



#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东方与西方

MARXIST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EAST AND WEST

何 萍◎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何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ISBN 978-7-01-010646-5

I. ①2… II. ①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世纪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3547 号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

20 SHIJI MAKESI ZHUYI ZHAXUE DONGFANG YU XIFANG

何 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6.5

字数:550千字 印数:0,001-2,500册

ISBN 978-7-01-010646-5 定价:6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序

陶德麟

何萍教授是我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之一，她留在武汉大学任教后又一直是我的同事。她在26年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开始把研究的重点放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她的研究方向是认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成为她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切入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提出了从文化哲学的视角、以文化哲学的方法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想，并撰写了文化哲学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论文。此后，她沿着这一思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问题、代表人物的思想、主要派别和国别史进行了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她参加了黄楠森、庄福龄、林利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撰工作，执笔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加拿大”一章；2002年，她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作高级访问学者期间，以“现代性批判与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题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国别史的研究；她还先后参加了在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主办的国际罗莎·卢森堡学术研讨会，组织和主持了2006年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国际罗莎·卢森堡学术研讨会，对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做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与此同时，她还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李维武教授合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一书。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她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研究方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完成后，她又汇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发表过的有关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部分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一书（以下简称“本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是一部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通史，那么，本书就是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的阐发，以及她形成这些观点的思想过程的记录。

我认为本书在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我这里只说到两点：

第一，本书明确地提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并力图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加以研究。在本书作者那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单纯地标志时间推移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理论内涵的概念，是反映这

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时代特征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是有重大意义的。任何称得上是哲学的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对一定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反思和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他们本人总是密切注视着时代的足迹,以实践提供的经验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为动力和依据,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会“过时”的奥秘。历史的发展进入 20 世纪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至少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渗透和扩张达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致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成了同一个过程。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部分国家得到了实现,而又在部分国家出现了曲折和反复,总体上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三是大批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后发地位的民族和国家为了救亡图存,争取发展,也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探寻和实践着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四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症状明显暴露并且日益加剧,迫使发达国家的人民也不能不焦虑自己的生存状态。五是资本的疯狂扩张和掠夺导致阶级、国家、民族、地区、宗教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且错综复杂,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空前突出。尽管和平和发展成了现时代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主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就提出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想“绕过”马克思主义、对它置之不顾是不可能的;原封不动地照搬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论断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人们不得不从 20 世纪发生的新问题出发,从 20 世纪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出路着眼,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经历由西方而东方,再由东方而西方的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这个过程使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间上的线性延伸和空间上的平面扩展,而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重要发展阶段。实际上,这个阶段以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为标志,在研究的主题上和发展的格局上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多元化。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理论家正在从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当下的处境出发反思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书作者认为这一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其意义是积极的。我们应当把“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停留在仅对革命领袖人物和其他代表性人物做个案研究的框架里,而要对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的实际发展过程作出尽可能全面的考察;判断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非得失也不能以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论断为尺度,而应以当代实践的结果为尺度。只有把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整体来研究,了解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和发展格局,才能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全面把握,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

学。这就是研究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作者在本书第一部分“哲学史观与研究方法”中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范式对这一问题做了理论的阐发,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分析和周密的论证。在第二部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中,作者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方特色做了深入的研究,指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格局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论争中形成的。作者历史地考察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次论争,揭示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经历的由普遍而特殊、由一元而多元的内在发展机制。这些理论研究和历史叙述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普遍与特殊的结合得到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形式上更为抽象,但在这一点上也同此道理,也必须与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结合,取得各自的特殊的形态,才能成为这个国家、民族或地区自己的哲学,才能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在考察任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都应该如实地了解它们产生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理解它们为什么恰恰是关注某些问题而不是另一些问题,为什么恰恰是提出这样的思路而不是那样的思路。至于它们的思路是否正确和合理,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和合理,对我们有无借鉴或吸取的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那就需要以当今世界的全局为坐标作具体细致的分析,而不能以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作为评判的标准。本书第三部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东方社会”以东方社会的现代化为主要论题,研究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东方社会理论,一方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另一方面又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什么会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研究体现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巨大现实感。本书的第四部分“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第五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分别对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国别史的研究。作者认为,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看,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最具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本书没有逐一阐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发展的各个派别思想,也没有阐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选择北美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1 世纪的前景。这也同时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较为准确的世界历史定位。

我对本书的解读未必准确,这些看法也仅供作者和读者参考。但我相信这本很有创见的文集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目 录

序 .....	陶德麟 1
概论:文化哲学视野中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	1
<b>一、哲学史观与研究方法</b>	
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几点思考 .....	21
文化创造与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32
苏联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刍议 .....	42
重视传统 .....	53
——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撰写的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及其历史嬗变 .....	7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与外史的书写 .....	82
<b>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b>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 .....	98
——关于马克思、卢森堡、列宁的一个比较研究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 .....	118
——从 20 世纪初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谈起	
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 .....	127
——从罗莎·卢森堡哲学的魅力谈起	
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性解读 .....	144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妇女解放的观念变革 .....	157
反思当代反全球化运动 .....	164
——2002 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简介	
2006 年中国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及其走向 .....	169

### 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东方社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问题·····	180
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再思考·····	187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中国·····	197
论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解答·····	210
从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看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	221

### 四、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	238
——兼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美国“文化的唯物主义”及其理论走向·····	248
辩证法的辩论与人的研究·····	261
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	273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元路向·····	285
——论本·阿格尔、马里奥·本格和凯·尼尔森的哲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	30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312

###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32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	33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与视野·····	340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351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	355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播与创新·····	366
——重读瞿秋白	
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382
巴黎公社精神在中国·····	393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	407



## 概论：文化哲学视野中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书定名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是我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读。这一解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有着特定意义的概念，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分析；第二，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构成的，因此，要研究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研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从中把握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风貌；第三，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审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事实上，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一课题，发表了多篇论文。但是，当我把其中的主要论文集结成书时，我又觉得需要有一个概论的形式，把我所思考的问题和基本观点叙述出来，以便于读者把握全书的结构和内容。本文就是这一概论形式。

### 一、“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解析

我认为，要开展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首先要有“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因为只有有了“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人们才会把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才会把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才会发现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也才会了解研究它的全部意义。我把本书定名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明确“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所以，解析“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就成为本文首先要阐发的问题。

对于一个断代哲学的研究，人们可以用时间概念来叙述，也可以用哲学概念来表达。但是，用时间概念叙述出来的东西和用哲学概念表达出来的东西是根本不同的。时间概念是与经验、常识相联系的，由此决定，用时间概念叙述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断代哲学产生的背景、一定时期哲学产生的经验基础，或者叙述这一时期的哲学与此前的哲学之间的联系，说明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这种叙述的目的只在于，把现阶段的哲学归属于此前的哲学，看做是前此哲学理论的延续。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现阶段

哲学存在的价值,是在叙述常识的东西,而绝非哲学的东西。与此不同,哲学概念本质上是批判的,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观念的表达,因此,运用哲学概念所揭示的,是一个时代哲学的理性结构和理念,总之,是该时代的哲学与前此哲学之间的否定关系。当然,哲学概念的表达也关心现阶段的哲学与前此哲学之间的联系,但它绝不像时间概念叙述的那样,把现阶段的哲学归属于前此哲学,而是要把那些被遮蔽在前此哲学中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说明这些本质的东西是如何构造成新的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的,又是如何决定现阶段哲学的性质和风貌的。这一区别表明,时间概念的叙述和哲学概念的表达体现了断代哲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反对的方向。至于哪一个方向更适合研究的对象,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作出判断和选择。这种研究方向的判断和选择,对于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是以时间概念来叙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的观念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研究的内容不同: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因此,研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的时代,因此,研究上层建筑的能动性、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探讨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构成了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在我看来,时代的不同决定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区别,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还不止于此,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还在形式上,即哲学总观念的区别。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才有了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也才会有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单单从内容上来区别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在经验的层面上描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能从理论上说明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我国学术界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虽然在哲学研究创新的驱使下,不断地追踪研究 20 世纪东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却始终没有提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更没有把“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加以研究。我在这里明确地提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就是要把“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一个哲学概念来表达,揭示它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的形式上、在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以此说明把“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加以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那么,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观念是什么?它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

个领域的理论来概括的,而必须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运动中找到说明。事实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个领域的理论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以哲学的总观念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

我在这里所说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但更主要的是指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地区分他们学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其中的某一个部分确定为自己学说的本质。把其中的某一个部分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始于19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下半叶,正是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于是,传播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在这一观念主导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这固然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和传播相关<sup>①</sup>,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是因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亟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找到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说明,以此证明工人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这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的理论根据。其二,历史方法的研究胜于历史理论的研究。由于研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区分为理论和方法两个部分,以方法解理论,论证修改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能够面对和解答当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方法论,从理论上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容和内在逻辑。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水平超过了理论的研究水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解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三个大的成就:一是把文化哲学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开发出对家庭、伦理和道德的起源和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从而对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做了起源学的说明,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

<sup>①</sup> 19世纪下半叶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只有梅林、罗莎·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起源上、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形成的角度做过研究。

义理论;二是以资本主义的崩溃为研究视角,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三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这些成就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学说赢得哲学的荣誉,反而使它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在理论根源上,首先来自于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总观念。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属于社会思潮,而否定了它是一种哲学思潮。由于这一否定,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排除于哲学之外;其次是来自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观念。我们知道,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哲学,之所以能够把自己与科学、常识和宗教等其他学说区别开来,就在于它有本体论。本体论是哲学的根基。任何哲学要想改变以往的哲学,要把自己与同时代其他的哲学区别开来,都必须建立自己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也需要有自己的本体论。这一点恰恰被 19 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学者忽视了。因为忽视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一个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并且更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就阻止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总体性的、全面的研究,尤其是阻止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本体论的研究,然而,没有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失去了形上的根基,就不能显示它与其他哲学的区别。当时的哲学家就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缺陷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柯尔施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概括了这一危机状况:“在那个时期,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在这整个这个时期内,这是唯一多少更彻底地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sup>①</sup>事实上,在第二国际的阵营里,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危机,并力图挽救这一危机。比如,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 页。

陷入哲学危机的理论根源,指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性质的种种歪曲和误解,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与康德哲学结合在一起,或与马赫哲学结合在一起,等等,都是因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没有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现代唯物主义”。<sup>①</sup>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是把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看做高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是比之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一般性、更能体现哲学原则的东西,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下的一个分支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在指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缺陷上,实际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走出哲学危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般唯物主义、理解为哲学的世界观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哲学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看做是比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哲学,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没有提出这一任务,所以,尽管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但终究没有摆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框架。这一任务是由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来,并最终完成的。

为了挽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第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是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改良主义、走向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根源就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看到支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哲学,即革命的辩证法学说,没有看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化、庸俗化,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危机,就必须把马克思看做是一个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强调这一点,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因为只有把马克思看做是一个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才能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加以研究,说明它的理论起源、与先前哲学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全部意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它的哲学危机中摆脱出来。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就是要改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个新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革命的辩证法,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提出变革19世纪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绝不只是柯尔施一人,而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观念。在布洛赫那里,在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在霍克海

<sup>①</sup> 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4页。

默那里,甚至在中国的瞿秋白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这一变革要求的。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书的《绪论》中阐明了这一变革的实质。他指出,“虽然现在我们很清楚,马克思是个哲学家,半世纪以前情况可不大一样。在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倒认为他是某个经济、社会理论的创造者。”<sup>①</sup>可见,把马克思看做是一位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观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且是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一次自觉的、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和变革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批判和变革活动,我们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他们或者从传统唯物主义,或者从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的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现代哲学。从这一观点出发,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方法论的和理论的改造。在方法论上,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探讨了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批判了传统哲学的逻辑结构,阐明了现代哲学的逻辑结构,并以现代哲学的逻辑结构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阐发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sup>②</sup>;在理论上,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实践和辩证法为核心概念,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并结合西方哲学传统的流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葛兰西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哲学”时反复强调:“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sup>③</sup>,而他的实践哲学就是在批判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自葛兰西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都是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而实现的。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阐发实践的生存论意义上建立起来的,而阿尔都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返回到哲学的本体论,通过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规定而建立起来的。<sup>④</sup>不仅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经历由经济学到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具有生态意义的自然本体论的转变<sup>⑤</sup>;在东方国家,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自然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曾经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建构了具有认识论特征的“实践

①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11 页。

② 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下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86—692 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0 页。

④ 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下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3—634 页。

⑤ 详见拙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国外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此文选入本书第四部分。

的唯物论”、“实践论”,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实践本体论”的建构。<sup>①</sup>正是通过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哲学创造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风貌,从而成为20世纪的哲学思潮之一。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汇集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从而表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这一总观念下展开的,而结合20世纪的文化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多层面的理论创造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而丰富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前创造的时代,也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意义和现代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的时代。因此,我们要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必须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把握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历史。这就是我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根据。

##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构成

从19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超出它的发源地西欧,传播到世界各国,并在世界各国发展开来。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产生了许多争论,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最有意义的、决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还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历史地看,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中展开的,其中有两场论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场论争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场论争是在列宁、布哈林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其中最著名的、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就资本积累、民族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展开的论争;第二场论争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这场论争是在以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以及所采取的革命策略问题所展开的。这两场论争构造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元而多元、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发展格局。因此,我们要走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确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就应该分析这两场论争的性质和特点,说明它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

<sup>①</sup> 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下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3—824页。

先看发生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第一场论争。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方面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民族的资本扩张,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资本的联系,另一方面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瓜分殖民地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和被压迫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战争和革命的联系。这两个方面的联系对于东西方国家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在资本的联系中,西欧资本主义以高于东方前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而成为主动的、能动的一方,东方国家则是被动的、从属的一方;在战争和革命的联系中,西欧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主动和被动关系就变得十分不确定了。东方国家虽然在资本的联系中处在被动的、从属的一方,但是,它有可能通过战争与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世界的格局,而成为主动的、能动的一方。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为人们考察世界历史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视角是根据资本的联系,从资本的世界形成和崩溃的角度思考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个视角是根据战争和革命的联系,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角度思考东方社会对世界历史的作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发生激烈的论争就是由于他们分别选取的视角不同而引起的。

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的左派思想家,她和列宁一样,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并在实际的斗争中与列宁有过融洽的合作,但是,罗莎·卢森堡毕竟主要战斗在德国,又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批判伯恩施坦的主将,所以,在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在思考理论问题的向度上,都要受到她所批判对象的影响。当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否定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思想;二是否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主张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上来探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为了从理论上战胜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生存的价值向度、从资本主义生存的历史环境日益缩小的向度,考察帝国主义现象,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危机理论,以此论证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历史必然性。这就形成了她从资本联系方面、从资本的世界形成和崩溃的角度,以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趋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身处具有东方社会特点的俄国,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中看到了东方民族崛起的机遇,他希望东方社会能够抓住这一机遇,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自身的独立,改变自身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能动因素。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方面,考察帝国主义现象,揭示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并从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的向度,思考帝国主义环境下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出路,分析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社会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这



就形成了他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方面,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以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说明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历史变革带来的积极影响。

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帝国主义的前景、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和革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持不同的观点,并进行过激烈的论战。罗莎·卢森堡从资本的联系出发看待帝国主义的前景,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世界体系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限度;在这个限度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即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帝国主义崩溃的历史条件也就成熟了,到那时,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生产方式的胜利,从而实现总体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她的总体资本主义和总体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她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提民族战争和民族自治的口号,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国际化了,无产阶级革命也必然是国际性的,因此,在这个时代,只有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国家和人民自治的对立,根本不存在民族独立和民族战争的问题,如果谁要在这个时代谈民族的对立、民族的战争,那他是在谈论一些过时的观点,是一些缺乏国际性的世界历史观点。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点落实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上,就是反对以战争的、宏观革命的方式来对待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她强调,战争的、宏观革命的方式只能解决社会形态的变革问题,而社会形态的变革只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全部内容,更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必须通过长期的日常斗争,通过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和不断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来解决。她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而对布尔什维克以取消杜马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承认自己的观点有偏激之处时,她仍然坚持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像她所设想的那样做。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出发看待帝国主义的前景,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濒于崩溃,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国家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在一国或多国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特别强调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意义。所以,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反对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列宁激烈地反对罗莎·卢森堡,认为她在资本积累的理论、在对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态度